

青岛文库

代路 剧作选

● 青岛出版社



自序

剧作要结集出版,对我自然是件喜事,按习惯,当请前辈名人或文坛好友为我作一篇序,为此,我曾想了许久,思忖再三,罢了罢;还是由我亲自赤膊上阵,说说我这个人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个叫代路的人啦。

也不知从何时起,有人开始称我剧作家,对此称谓我始终诚惶诚恐,将信将疑,为此,我偷偷问过妻子,她居然毫不犹豫地答曰:你就是嘛!想来也是,这些年已经用汉字堆砌出几十万字,而且数百万计的观众目睹了我编撰的故事,还算不上个编剧本的?倏忽间,20年创作生涯过去,今日想来,我做起剧本纯粹是历史的误会。

少年时代,我做过音乐家的梦,梦想有一日能成为中国的贝多芬什么的。上了中学,对音乐的酷爱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因为家境贫寒,根本无力满足我的追求。我宁愿忍受着饥饿,每天从可怜的伙食费中挤出一个窝头钱(价值人民币三分)。这样,一个月累积下来也只有九毛钱。我把这些钱积攒起来购置诸如小竹笛、二胡之类的乐器,或偶尔去买一张楼上末排的音乐会入场券。有一次

患重感冒住进医院，在远方工作的两个姐姐为此寄来 10 元钱，在当时，对一个穷学生应算一笔不小的收入。我没舍得用这笔钱去滋补虚弱的身体，而用它买了一把琴箱开了胶的小提琴，为此，我兴奋得好几夜没睡好觉。有了琴，价仅两元伍角肆分的《霍曼小提琴基本教程》却买不起。我只好借同学的回家抄。满篇游弋在五根线中的小蝌蚪，工工整整地抄了一大本。

有一年，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来济南作短期演出，我倾囊买了一张楼上九排的入场券，去欣赏大师的演奏。幕间休息时，我拿上那本手抄的《霍曼教程》，怀着崇敬和忐忑的心情，叩响了通向舞台的那扇便门。开门的是一位负责接待的中年人。他虎着脸问：“小孩，你要干什么？”我怯怯地答道：“想请马思聪先生在我这本手抄的《霍曼教程》上签个名……”话没说完，“砰”的一声，那人已经关上了门。哦，他刺痛了我那颗稚嫩的心！30 几年过去，每每想起这件事，我仍无法原谅那位负责接待的中年人。

后来，也有中学生找我签名留念了，每逢遇到这种场面，我从不敷衍，不管他们递上什么样的小纸片，我一律十分认真地写上一句激励他们的话，以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中学毕业时，我充满信心要去报考一所艺术专科学校，然而，家境窘迫的现实使我从音乐家的梦中惊醒。

不久，我当了孩子王，终日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小学教员生活倒也过得自在，但心中已经埋下的那颗艺术的种子，仍不时在萌动。两年后，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考进了济南市话剧团，从此与话剧结下了缘。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总想改变自己。因此，并没有满足一般的演员生涯，于是又做起了梦，一个大导演的梦。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蛮劲，20 出头就敢去给一所中学排练大型话剧《小足球队》。连导演 ABC 都没学过的毛头小伙居然把戏弄成了，演出了。现在想来真是一段趣谈。当然，后来还是真格地在剧团导演了一些

戏,有的戏还在省级会演中得了奖。然而,大导演的梦至今也没有圆成。

1965年,我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十分荣幸地被上级组织送往援越抗美的前线去锻炼。一年的战地文工队生活成了我日后戏剧创作的摇篮。

出国前,总政首长明确指示,我们除自身锻炼外,主要任务是鼓舞士气,活跃出国部队的文艺生活。出发前,周恩来总理还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13人的文工队,全部由山东各剧院(团)抽调的演员、演奏员组成。可节目由谁来创作呢?这下又冒出我这个不安生分子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便甩开笔杆子写了个不亦乐乎。什么相声、快板、数来宝、歌词、独幕剧等等,什锦杂货一应俱全。宗旨一条,战士爱看啥我就写啥。而且还经常是演出前,现场采访,当时创作,把连队的好人好事写进节目演给战士看。虽然大多是旧瓶装新酒,战士们看到舞台上演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仍乐得合不拢嘴。我不但担任编剧,还兼任导演、演员,当然坐下来看的是那些可爱的战士。那时节所以“文武昆乱不挡”,全靠傻小子睡凉炕,火力壮呀。

去年,我整理旧物,又翻出当年写的那些小东西,幼稚的文字羞得我脸一阵阵地红。然而,这却是在敌人飞机的轰鸣中写就的。没有当年的幼稚,大概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剧作结集出版。

1966年底我回到祖国,正赶上全国上下大搞“史无前例”,我也被卷到疯狂的人群中去,但很快就从鼎沸中跌落下去,躲到一隅读起书来。

1973年,剧团成立编导组,将我列入其中。心想,这次圆我导演梦的时机已经到来。正当摩拳擦掌欲展宏图之时,却接到命我与钱明等人去改编一本叫《连心锁》小说的任务。之后的几年中,我又几次试图挣脱这稿纸上的游戏,但终因“工作需要”,将我规范在编剧的行列中。就这样,我开始做起剧本来。

有次，一位友人佯称他会占卜，要我用意念写下一句话，根据这话便可测出我的命运。我信以为真，思忖片刻，写下了“为什么我这一生的成功和坎坷总交织在一起”。卦虽未卜成，但写下的这句话却是我这些年创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1981年，我正埋头在即墨县的一间斗室里创作话剧《哥仨和媳妇们》，一日下午，剧团一位同志突然打来电话说，因文革遗留的房屋纠纷，我的家被人抢占，让我速速赶回。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肯相信这是真的，盼望今天是“愚人节”，打电话者是恶作剧。然而，当我站在家门口时，看到满院家什狼藉，妻儿那布满泪痕的脸，我惊呆了站在那里竟一时不知所措。听完年仅12岁的小女儿诉说她是怎样跑到50华里以外的娄山后去向妈妈送信的经过之后，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一串串从脸上流了下来。我的血在沸腾，但我以最大的毅力强制着我的感情，我知道，此刻若失去理智，后果将不堪设想。

白天，我跑检察院、党政机关去诉状；晚上，把妻儿安顿睡下之后，铺开稿纸，在昏暗的台灯下继续写我的《哥仨和媳妇们》。一日深夜，一向柔顺温良的妻子突然发火了，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将桌上的稿纸抓起团落到地上，说道：“你让人家欺负成这样，还写什么剧本？”我苦笑着，一面从地上捡起铺平柔皱的稿纸，一面耐心解劝失去理智的妻子。10几天过去，官司赢了，几个无法之辈在检察院的监督下将家具原封搬回我的居室，同时，我的剧本也如期诞生了。

后来这出戏居然一炮打红，甚至红遍大半个中国，真也出乎我意料之外。1982年底，被国家计生委邀请进北京演出时，竟一鼓作气在北京城演足126场，在进京剧团中创了记录。连北京人艺大导

演夏淳也赶排了这出戏。人艺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这样的国家剧院极少排演别人已经首演过的剧本，我居然受此殊荣，除北京人艺外，当时还有中国评剧院、空政文工团等七家剧院（团）同时在首都上演。如果把全国上演此剧的剧院（团）加在一起，粗略地计算也有百家之多。而且演出情况之盛也是少有的。只我们剧团就演出420余场。事后，《中国戏剧》的一位主编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说，1983年有两出戏救活了一批剧团，上半年是青岛的《哥仨和媳妇们》，下半年是辽宁的《高山下的花环》。

一向被誉为洋面包的话剧居然也下了乡。我们团把这出戏从县城一直演到生产大队，农民看过之后，高兴地把话剧翻译为真人上台演电影。1983年，山东电影制片厂还真约我将该剧改编为电影，名曰《媳妇们的心事》，据说拷贝发行量还不少。

去年，我突然收到河北话剧院的来信，信中说，他们剧院最近又上演了《哥仨和媳妇们》，随信寄来的剧评中写到：“这出戏生动、活泼、细腻感人，剧场笑声不断，掌声常起……”10年过去，没料到此剧还具有如此生命力。

《哥仨》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下一个目标我瞄准了中学生，开始了《飞吧，海燕》的创作。然而，《海燕》还扑打着稚嫩的翅膀羽毛未丰的时候，厄运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没想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我还经历了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政治责难。有人告我亵渎中央领导人！天哪，在拥有5000年历史重负的中国，这当算一条不轻的罪名。何况以讹传讹，逐步升级，以至闹到要对我停职审查的地步。停就停吧，反正无法停下我手中的笔。今日，我不愿再去赘述那让人心碎的经过，值得庆幸的是，我没被那无端的责难压倒，而是挺直腰身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

当时，为了躲避周围的流言，我藏到即墨乔山卫驻军的营房去写作。然而，在那种复杂的心态下，我这暴烈的秉性怎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呢？我一次次强制自己端坐在桌前，但委屈和不平

一阵阵涌上心头。一日，我实在无法按捺胸中的愤懑，奋力摔下手中的笔。说来也巧，笔尖正插入桌中，如同一支标枪颤巍巍直立在那里。形同困兽的我在房内不停地走着走着……突然，冥冥中好像有一个声音，命我写下去，咬紧牙关也要写下去。我照此说的去做了。重新坐下来，把已经弯曲的笔尖轻轻修好，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强迫自己投入到戏中人物里去。

时代毕竟不同了，历史的悲剧没有重演，在市委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恢复我本来面目的时候，《海燕》已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高高翱翔于碧海蓝天了。

在这场厄运中，我战胜了自己。

至今回想起《飞吧，海燕》的演出，还令我激动不已。那热烈的掌声，会心的笑语，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的气氛，好像仍在耳边回荡。戏演到哪所学校，哪里就沸腾起来，他们自发地办起以“海燕”为题的班报、壁报、黑板报，组织了一个又一个的主题班会、校会、与剧组的见面会。一时间，“在中学生中掀起一股海燕热”（1985年8月12日《中学生报》）。记得青岛32中初二学生小谭看过戏后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原来是个后进生，上课没精神，作业完不成，考试不及格，看过《飞吧，海燕》激动得我一夜没有睡好，心想，我并不笨，为什么不能向周毅那样，刻苦学习……”我看过信后，立即去买上小礼物，写下几句激励他的话，带领剧组主要演员来到小谭所在的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班会。那天小谭的妈妈也去了。这位淳朴的纺织女工流着热泪感谢剧组的同志们。小谭向大家表示了决心，会开得很成功。几个月过去，小谭又来了信，信中向我们报喜说，期中考试时他五门功课不及格，这次期末考试有三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小谭的进步使剧组同志们得到莫大的慰藉。

《海燕》在广大中学生中产生的强烈反响，惊动了中共山东省委调研室的同志们，他们在对此剧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写下了题为《重视寓教于乐，增强思想教育的感染力》的调查报告，并以省

委的名义印发全省。

日本著名导演石泽秀二在北京看了《海燕》后回国撰写文章写道：“在以现代中国社会为题材的戏剧中，引起轰动的有青岛市话剧团演出的涉及青少年问题的《飞吧，海燕》。有识之士在青岛看了这个戏，感到它有重要教育作用，因而让它到北京公演，甚至报上登出文化部邀请演出（相当于日本文化厅主持公演）的广告。不仅组织学校学生观摩，而且还让该剧到中国领导人的驻地中南海上演。在青年人不良行为已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戏剧在中国政治、社会、教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日本所望尘莫及的。”（见《外国戏剧》1987年第3期）

这出戏从青岛演到北京，又从北京演到上海、杭州、大连……一鼓作气演了230余场。全国又有几十家兄弟剧院（团）相继上演了这出戏。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在北京看了演出后，坚持要将该剧改编成电影，放映时名字改为《难忘中学时光》。这是我的戏第二次改编为电影。

成功与坎坷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这些年与我相随相伴。有时我想，如果每次成功都带来这么多灾难，我真也不敢、不愿成功了！但我今生对话剧事业的眷恋，使我别无选择。为了我爱恋的事业，宁愿去闯那地狱之门。我知道，只有在不倦的开拓和拼搏中一次次承受不幸，战胜灾难，才能迎得事业的成功。

三

这次入选的九部剧作大多已经演出，没演出的只有《碧海风潮》和独幕剧《试车》。也只有这两部作品是1979年以前写就的。至于《碧海风潮》如何在建组前夕被扼杀，其原因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鉴于历史的原因，这两部作品难免带着当时的一些痕迹，我还

是争取保留了原貌，这也好让读者真实地看到我20余年来的创作轨迹。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由青岛市话剧团首演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能五进北京，多次获奖，演出近千场，和青岛市话剧团同仁们的愉快合作是分不开的，我感谢他们。

戏剧还会继续危机下去，何时能看到曙光，我无法预言，但做为真人与真人直接交流的戏剧演出形式不会消亡是可以肯定的。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戏剧演出现状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戏剧昨日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戏剧如何生存将是摆在我们这一代戏剧工作者面前的一大课题。在戏剧低谷中我不会止步，我会一如既往地使出浑身解数去探索，去努力。今生如果我能为后人走向戏剧繁荣做一块铺路石，足矣！

1992年7月17日

补记：去年7月编完这本剧作选，又接到剧团要我创作一部儿童剧的任务。当时有消息说，文化部要举办全国儿童戏剧评比，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参赛机会。我责无旁贷，只有欣然接受。

创作前，我为自己定下一条宗旨，这次给孩子们写戏，绝不再当教师爷，一定要在好玩上下功夫，让本来学习负担过重的孩子们到剧场去高高兴兴地玩一次。前些年虽然我写过《飞吧，海燕》和《回声》，但那都是为高中年龄组的青少年写的，而写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剧，我还是第一次，而且这次还独出心裁地要写一出音乐儿童剧。就这样，在众人的企盼下，我匆匆投入了创作。没料到这次创作竟如此顺利，六天就写出了《陈小虎》的初稿，这在我20年的创作生涯中也是第一次。二度创作中，导演、演员、作曲家完全赞同我的创作初衷，演出中进一步丰富和加强了剧本的娱乐性、游戏性和小观众的参与性。从剧场效果看，小观众十分喜爱这出戏。

《陈小虎》如期参加了文化部的比赛,该剧荣幸地获得剧目一等奖,我本人和导演及三位演员也分别获得单项奖,可谓皆大欢喜。虽然,这仅仅是我近些年几十次获奖中的一次,但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滋味。

能将音乐儿童剧《陈小虎》赶在书稿付印前收入选集,使我心情格外高兴。

为本书出版得到青岛出版社及省文化厅的支持,表示感谢。

1993年2月6日

目 录

自 序	(1)
-----------	-----

✓ 哥仨和媳妇们(六场话剧)	(1)
----------------------	-----

· 飞吧! 海燕(四幕话剧)	(66)
----------------------	------

✓ 回 声(无场次话剧)	(131)
--------------------	-------

✓ 女儿城(多场次话剧)	(186)
--------------------	-------

✓ 甜甜蜜蜜(独幕话剧)	(240)
--------------------	-------

✓ 海边有个男儿国(五场话剧)	(254)
-----------------------	-------

✓ 试 车(独幕话剧)	(309)
-------------------	-------

✓ 碧海风潮(七场话剧)	(324)
--------------------	-------

✓ 陈小虎(五场音乐儿童剧)	(389)
----------------------	-------

✓ 大海捧出的洁白浪花	
-------------	--

——论代路的话剧创作	丁尔纲(433)
------------------	----------

哥仨和媳妇们

(六场话剧)

人 物 表

- 于传海 三十七八岁，桃花峪生产大队长
金 凤 三十五六岁，于传海之妻
于传山 三十二三岁，于传海之二弟
玉 芬 30 岁左右，于传山之妻
于传江 二十六七岁，于传海的小弟弟
银 铃 25 岁，于传江的未婚妻
五保大爷 70 多岁，五保户
三 姨 60 多岁，金凤的三姨
换 换 十一二岁，于传海的大女儿
大顺子 30 岁左右，社员
巧 叶 20 岁，农村女青年
茂 盛 21 岁，农村男青年
农村女青年甲、农村男青年甲、乙

注：该剧由代路执笔，与赵建国合作完成。

第 一 场

〔1980年秋收以后。

〔一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渔村。金色的秋天，像一位多情的美术师，把山坡上的层层树林涂成五颜六色，十分鲜艳；坡下是碧波荡漾的一弯海水。在于传海家院内，两排完全用山石建筑起来的农舍，整齐、坚实。右侧为于传海的住房；左侧是于传江准备结婚用的新房。

〔幕启：于传海正蹲在院内的石凳上认真地算着什么。少顷，远处传来一阵“劈啪、劈啪”的鞭炮声。男青年甲及女青年甲上。

女青年甲 虎子哥，是谁家娶媳妇啊？

男青年甲 不是吧。大概是上梁的。

女青年甲 不对，是结婚的。（喊）巧叶，快来啊！

〔巧叶上。

男青年甲 这么大姑娘，谁家娶媳妇都去，下回就该轮到你了。

女青年甲 哎呀，你真该死……（与巧叶一起追打男青年甲下）

〔于传海站起身向外张望。茂盛拿红鸡蛋喜气洋洋地从院外走过。

于传海 茂盛，这又是谁家娶媳妇？

茂 盛 大队长，这可不是娶媳妇的。

于传海 干啥劈里啪啦地放鞭炮？

茂 盛 生孩子的。

于传海 生孩子也放鞭炮，新鲜景。

茂 盛 人家这回生了个大儿子，想喜庆喜庆呗。

(从墙外扔进一个红鸡蛋)接着。(下)

于传海 (看看手里的红鸡蛋,笑)有意思。

[他刚要蹲下算账,换换拿一本书从屋内出。

换 换 爸爸,你看这等于几呀?

于传海 (连头也没抬,高兴地脱口而出)300。

换 换 300?(又看看书)不对,你看,一块长方形的地,宽 25 米,长 47 米……

于传海 (醒悟)哈哈,我说的是我算的这个数。

换 换 爸爸,你也做算术?

于传海 对,爸爸做的是大算术,今年年底每人平均收入 300 元的大算术。

换 换 每人平均这么多钱呀?

于传海 往后还要多呢。你妈赶集还没回来?

换 换 没有。

于传海 去,到街上找找妹妹,别让她磕着。

换 换 爸爸,给我钱买铅笔。

于传海 (心仍在账上)要多少?

换 换 300!

于传海 什么?

换 换 不是每人平均 300 块吗?

于传海 (不禁失笑)调皮鬼。(给换换钱)

[换换蹦跳着下,一头撞在正走进院门的于传山身上。

换 换 哟,二叔……(急忙去扶)

于传山 什么事这么高兴?

换 换 嘻……

于传山 (从包里拿出四支糖葫芦)来,你和妹妹每人一串。

换 换 那两串呢?

于传山 这两串是留给你二婶的。

〔换换高兴地下。

于传海 老二，这么快就回来了。事办得怎么样？

于传山 全妥了。用你的话说，没问题。

于传海 传山，行呵，办外交还有两下子。

于传山 (嘿嘿一笑)咱哪会外交。反正到哪里咱都是山上滚碌碡——石打石(实打实)。人家工地上看咱大队石头打得好，一下子，整个工地的石方全让咱包了。

于传海 (高兴地卷起小喇叭烟)好极了。今年，咱队里农业、渔业都不错。到年底……刚才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年底人均300元没问题。

于传山 (憨厚地)那敢情好。

于传海 (点上烟，美美地吸了一口)现在，上级的政策我是吃准了，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千方百计让咱……

于传海 (同时)……让咱农民富。

〔突然，又响起一阵清脆的爆竹声。

于传海 听，如今，连生孩子也兴放鞭炮了。

于传山 咱桃花峪一冒尖，媳妇娶得多，孩子也生得多了。这阵子也怪，人家净生儿子。

〔几个青年围着大顺子要喜蛋吃，打闹着上。

大顺子 大队长，传山哥，给，吃喜蛋。(分红鸡蛋)

于传海 大顺子，刚才是你呀。

大顺子 对，生了个大白胖小子了。都会蹬达腿了……

〔众笑。

于传海 好，好。

大顺子 这报户口的事……

于传海 没问题。过两天让会计去办。

〔大顺子给大家分红鸡蛋，一人一个。男青年甲要了两个。

大顺子 咦，你怎么拿了两个？

男青年甲 你老婆多生了一个，这是第二胎，我当然得多要一个。

〔大顺子急用鸡蛋堵男青年甲的嘴。五保大爷上。〕

大顺子 五保大爷，您老也跟着喜庆喜庆。（递给五保大爷一个红蛋）

五保大爷 （伸出双手，一只手已经有两个红蛋）有，有啊。

大顺子 你有那是人家的，这是咱的。

五保大爷 （高兴地捋着胡子）这是咋的？今天咱桃花峪的喜事，怎么都凑到一块儿了呢？

于传海 嗯，一天就给我增加了三个壮劳力。

五保大爷 这才叫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啊。

〔众人放声大笑。〕

于传山 （羡慕地）大顺子，你可真有福气，饿了天上掉馅饼，想啥来啥。

五保大爷 我看他是六月天穿皮袄，热烧包。

于传山 怎么？

五保大爷 生个孩子也放鞭炮，弄得鸡飞狗跳墙的，也不怕吓着孩子。

于传山 五保大爷，要是我呀，我放他一百挂。

五保大爷 吹牛。你小子生孩子那工夫，我连个鸡蛋皮也没见。

于传山 （泄气地）生了个小嫚，有啥好喜的？

五保大爷 小嫚怎么的？这就不错了。

于传山 那我不成绝户了？我……

五保大爷 什么？

于传山 我是说，将来不跟您老一样呀？

五保大爷 我是老光棍，怎么和我一样？

于传山 （叹口气，闷声闷气地）唉，五保户呗。

五保大爷 五保户怎么啦？这就不错了。吃、喝、烧、用，队里样样

送到家里，别人有那福气吗？

于传海 五保大爷，让您老人家跟着集体沾个光，享个清福，您怎么跑到饲养场去喂牲口了？

五保大爷 老闲着非闲出毛病来不可。我试着身上的筋把骨还行，就去干干。重活不干，行吧？

于传海 也行，能干多少干多少，挣个零花钱好攒着买核桃酥吃。大伙好好干，从现在起，每个社员要牢牢记住：一手抓钱，一手抓粮……

〔银铃上。〕

银 铃 大哥，一手抓钱，一手抓粮，哪只手抓人呢？

于传海 （迷惑）抓人？抓什么人？（醒悟）噢，银铃，你是新官上任不请自到。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大顺子 （嘿嘿一笑）大队长，甭介绍，谁不知道这是你兄弟媳妇。

于传海 去去，谁介绍这个。银铃前几天调到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了。

于传山 这是来找大哥抓典型的？

银 铃 二哥，生产上冒了尖，计划生育当然应该先进。你说呢？

于传山 嗯，先看看再说吧！

大顺子 （嬉皮笑脸）大队长要给兄弟媳妇汇报工作了，咱在这里听不太合适吧？

〔大顺子欲溜，被茂盛抓住。〕

茂 盛 大顺子，你还没给银铃吃喜蛋呢。

大顺子 （尴尬地）嘿嘿，银铃，给。（递给银铃红蛋）

银 铃 大顺子生了个啥？

大顺子 生个大白胖小子。

银 铃 几胎？

〔大顺子支吾着溜下，青年们说笑着跟下。〕

五保大爷 银铃，你和传海谈，我先走了。